

開放文學－社會奇情－幻中遊 第二回 幼神童一相定終身

卻說蕙郎在家，自他父親上京去後，逐日不離書房，功夫愈加純正。母親竺氏亦時常查考，凡平日讀過的書籍，從新溫了一遍。每逢三八會期，求他母親命題一道，作文一篇。非迎送賓客，足跡並不到大門。如是者，兩月有餘。一日，偶到門前，見街上走路的，這個說呂公在世，那個說陳搏復生。唧唧噥噥，三五成群，一直往東去了。蕙郎問趙才道：“這是為何？互相稱獎。”趙才答道：“十字街口東，有個相面先生，說他係雲南大理府人，姓曹名奇，道號通玄子。一名曹半仙。他的相法，是從天台山得來的。相的委實與眾不同，因此哄動了一城人。大相公何不也去相相呢！”蕙郎道：“我去是要去，倘或太太找我，你說上對門王相公家講書去了。”趙才應道：“曉得。”蕙郎出了大門，往東直走。又轉過兩道小巷，抬頭一看，已是寓首了。但見口東路北，一簇人圍著個相士。裏三層，外三層，擁擠不動。蕙郎到了跟前，並不能鑽入人空裏去，祇得在外邊靜聽。聞其指示詳細，評斷決絕，心中已暗暗稱奇。適值相士出來小解，看見蕙郎便驚道：“相公也是來相面的嗎？”蕙郎答道：“正是。”相士道：“好個出奇的貴相！”蕙郎道：“小生陋貌俗態，有何奇貴？先生莫非過獎了。”相士道：“良驥空群，自應詫目，豈是過獎。相公真要相時，今日天色已晚，一時相不仔細。明日飯後，在敝寓專等，肯賜光否？”蕙郎道：“既是如此，明日定來請教。但不知先生寓在何處？”相士道：“從這條街上東去，見一個小胡同，往北直走，走到盡北頭，向東一拐，又是一條東西街，名為賢孝坊。從西頭往東數，路北第五家，就是敝寓。門口有招牌可認。”蕙郎道：“我明日定去領教，但恐先生不在家，被人請去。”相士道：“一言約定，決不相欺。”蕙郎作別而去。相士也收拾了壇場，去回寓所。

卻說蕙郎回到家中，步進書房。適趙才送茶到此，蕙郎問道：“太太曾找我麼？”趙才答道：“不曾。請問大相公，曾叫他相過否？”蕙郎道：“這人真正相的好，但今日時候迫促，相不仔細，說定明日在下處等我。我稟知太太，明日飯後，一定要去的。”蕙郎把相面一事擱在心頭，通夜並沒睡著。次早起來，向母親竺氏道：“今日天氣清明，孩兒久困書房，甚是疲倦，意欲出去走走。街上有個相士，相的出奇，還要求他給相相。孩兒不敢擅去，特來稟知母親。”夫人道：“這我卻不禁止，你但出去，務要早回，我纔放心。”蕙郎答道：“孩兒也不敢在外久住，毋煩母親囑咐。”用過早飯，封了五錢銀子，藏在袖內。並不跟人，出門徑往賢孝坊去了。蕙郎一來，這正是：

展開奇書觀異相，鼓動鐵舌斷英才。

蕙郎到了這街西頭，向東一望，路北第五家門口，果然有個招牌，上寫“通玄子寓處”五字。蕙郎走到門前，叫道：“曹先生在家麼？”內有一小廝應道：“現在。”蕙郎走進大門。往西一拐，又有個朝南的小門。進了這門，迎門是一池竹子。竹子旁邊，有兩株老梅，前面放著許多的花盆。轉過池北是三間堂房，前出一廈，甚是乾淨。往裏一看，後檐上放著一張條桌，上面擺著三事。前邊八仙桌一張，擱著幾本相書，放著文房四寶。牆上掛一橫匾，寫道：“法宗希夷”四字。旁邊貼一對聯，上寫道：

心頭有鑒斷明天下休咎事，

眼底無花觀遍域中往來人。

蕙郎正在打量，小廝進去說道：“有客來訪。”那相士連忙走出相迎，道：“相公真不失信，老夫久候多時了。”讓到屋裏，分賓主坐下。叫小廝潑了一壺好茶來，彼此對飲了幾杯。相士開言道：“算卦相面，先打聽了人家的虛實，然後再為相算，名曰‘買春’。這是江湖中人的衣鉢，予生平誓不為此。相公的尊姓大名，並係何等人家，暫且不問。俟相過後，再請教罷。”蕙郎道：“如此說先生的大號，小生也不便請問了。”相士道：“相公的貴相，非一言半語，可以說完，請到裏邊相看，尤覺僻靜。”相士領著蕙郎，從東間後檐上一個小門進去。又是朝西的兩間豎頭屋。前檐上盡是亮窗，窗下放著一張八仙小桌，對放著兩把椅子。北山上鋪著一張藤床，床上放著鋪蓋。後檐上掛著一軸古畫，乃張子房杞橋進履圖。兩邊放著兩張月牙小桌，這桌上擱著雙陸圍棋，那桌上放著羌苗牙板。蕙郎稱贊道：“先生如此擺設，真清雅人也。”相士答道：“旅邸草茅，未免污目。”

兩個對面坐定，相士把蕙郎上下細看了一番。說道：“相公的貴相，天庭高聳，地閣方圓。兩顴特立，準頭豐隆。真五岳朝天之相，日後位至三公，自不必說。但印堂上微有厄氣，天根亦微涉斷缺，恐不利於少年。相書有云：一八、十八、二十八，下至眉攢上至髮，是為上部，主少年。自天根至鼻頭，是為中部，主中年。自承漿至頰下，是為下部，主末年。貴相自十八至二十八，這十年未免有些坎坷。過得二十八歲漸入佳境。到得五十六十，功在廟社，名垂竹帛，顯貴極矣，以後不必再相了。”蕙郎道：“先生如此過獎，小生安敢望此。”相士道：“我言不妄發，日後定驗。”蕙郎又問道：“先生既精相法，亦通柱理嗎？”相士道：“相法按八卦，分九宮。命理講格局，論官祿。其實陰陽五行，生克制化，一而二，二而一者也。”蕙郎道：“如此說來，先生不惟會相，亦且會算了，願把賤造，再煩先生一看。總為致謝，未知先生肯否？”相士道：“這卻使得。”蕙郎就將八字寫出，相士接過來看了看說道：“貴造刑沖不犯，官殺清楚，誠貴人格也。是九歲順行運，自九歲至十九，還在父母運內，無容多說。細看流年，不出月餘，定有喜事臨門。自十九至二十九，這十年大運不通，子平說的好：‘老怕長生少怕衰，中年祇怕病與胎。’你這十年行的正是胎運。過此以後，官星得權，百事如意了。但年年細查，不勝推算。待我總批幾句，親身領會罷。遂提筆寫讖語八句云：

學堂星動繼紅鸞，何料喪門忽到前。

驛馬能牽大耗至，陰伏天牢緊相纏。

幸逢武曲照當命，那怕傷宮與比肩。

壽星應主晚歲運，一生福祿自延綿。

寫完遞與蕙郎說道：“相公，你一生的遭際，盡在八句話中。挨次經去，半點不錯。此帖務要收好，勿致遺失。”遂拱手說道：“語少忌諱，萬望包涵。”蕙郎謝道：“代為指迷曷勝感佩。”就把謝禮呈上，相士道：“老夫半生江湖，祇重義氣，不計錢財。相公日後高發，定有相逢之處。何必拘在一時，厚儀斷不敢領。”蕙郎再三相讓，相士極力推辭。蕙郎見其出於誠心，說道：“先生既然不肯，小生另當致敬。尊命安好過違。”遂把封套袖起，相士方纔問道：“相公尊姓大名呢？”蕙郎答道：“小生姓石名茂蘭，賤字九畹。住在永寧街上，家君諱哦，字是峻峰。係壬午舉人，癸未進士。現今赴京候檢，去有兩個多月了。相士道：“既然尊翁大人赴京檢驗，不出月餘，定有喜信。這一句已是應驗了。”彼此又盤桓了一會，蕙郎告辭，再三的致謝。相士送至門外，彼此作別而去。卻說這個相士住了些時，不知流落何方。街上再不見他相面了。蕙郎在家不題。

但未知峻峰在京候驗如何？再看下回分解。